

白哲卉 / 编著

她们惊艳了时光 梦露与赫本

她们是电影史上
两个永恒的极致
点亮了好莱坞的荧屏
更让世间男女
为之倾倒疯狂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白哲卉 / 编著

她们惊艳了时光

梦露赫本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们惊艳了时光：梦露与赫本 / 白哲卉编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680-2243-9

I. ①她… II. ①白… III. ①奥黛丽·赫本 (Hepburn, Audrey 1929-1993) —传记②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 1926-1962) —传记
IV. ①K837.125.78②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5519号

她们惊艳了时光：梦露与赫本

白哲卉 编著

Tamen Jingyan le Shiguang: Menglu yu Heben

策划编辑：亢博剑

责任编辑：杨 静

封面设计：喃 风

责任校对：马燕红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46千字

版 次：201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篇 春梦朝露人生如迷

一、悲剧的色彩涂抹年少的时光·····	002
恐怖色彩的故事·····	002
寄人篱下的坎坷时光·····	007
与镜头的第一次相遇·····	012
欣喜若狂的记忆·····	018
复活的简·哈罗·····	023
二、美丽的容颜，破碎的情感·····	029
第一次猝然而逝的婚姻·····	029
水银灯下的不安全感·····	034
至死不渝的爱情·····	040
未来的一切都变了·····	045
骑士、老师、情人、知己·····	050
三、银幕里的惊艳目光·····	056
刷新好莱坞纪录·····	056

第二次婚姻.....	062
走向事业的转折点.....	068
电影院里鸦雀无声.....	074
光华与阴暗斑驳交织.....	079
四、在璀璨时刻高调谢幕.....	086
璀璨的星光与刻薄的眼光.....	086
最后的美好.....	087
走向毁灭.....	092
此刻即永恒.....	098
扑朔迷离的死亡真相.....	104
五、在怀念里铸就永恒的美丽.....	109
他眼中的玛丽莲.....	109
一个普通的女邻居.....	113
关于她的点点滴滴.....	117
带着谜底的怀念.....	120

中篇 我曾见你误落人间

一、从烽烟中走出优雅的身影.....	124
上帝挑选的一片人间天堂.....	124
1935年的冰冷黄昏.....	129
幻化成天鹅，用足尖飞翔.....	135
在战火中独自舔舐心灵.....	140

二、让梦的翅膀披着星光飞翔.....	146
智慧与坚强铺垫出的梦想.....	146
芭蕾是未做完的梦.....	151
百老汇舞台上的琪琪.....	156
小粉丝与大明星的罗马假日	162
三、收藏爱与痛的记忆	169
爱情与父爱的错误定位.....	169
屏幕内外的安妮公主.....	174
她的天堂是他温暖的目光.....	179
错位的爱情终成泡影.....	184
四、安妮公主的寂静岁月	190
电影事业无法掩饰的寂寞.....	190
赫本成为一种风格.....	197
错误的婚姻是一场噩梦.....	202
美丽只会随着岁月增长.....	208
五、天使在人间播撒爱的种子.....	213
最后一次爱情中收获灵魂伴侣	213
贫瘠的土地留下天使的眼泪	219
一位母亲对贫苦孩子的守护	223
用最后的生命整理带着泪水的笑容	227

下篇 优雅与性感，描摹两种极致的璀璨

一、悲伤打磨的美丽童年	234
二、坎坷星路里的倔强女孩	239
三、纵然分离，仍要鼓足爱的勇气	244
四、美丽女人的怜悯与爱心	250
五、彰显个性的时尚风标	254
六、用美丽造就永恒的传奇	261
后记	266

上篇

春梦朝露人生如迷

一、悲剧的色彩涂抹年少的时光

恐怖色彩的故事

1926年6月1日，初夏。

空气中隐约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气息，花蕾悄然立于枝头，嫩绿的叶片也逐渐转成深绿，万物开始了疯狂的拔节、生长。

格蕾蒂斯躺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总医院的产房里，双手紧紧抓住床单，指节泛白，咬紧牙齿，在医生和护士们的帮助下，努力地诞下她的第三个孩子。

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护士欣喜地将这个刚出生的粉雕玉琢的小姑娘抱到了格蕾蒂斯的面前。这位年轻的母亲却没有流露出为人母的喜悦，她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就陷入了梦乡之中。

也许是长时间的产程耗尽了格蕾蒂斯的体力，她太累了，需要休息。也许是格蕾蒂斯在逃避，从未缺少情人的她，虽然身为女婴的母亲，却无法确切地判断女婴的生父到底是谁。

格蕾蒂斯于1902年5月27日生于墨西哥，她的母亲叫德拉·玛·霍冈，父亲是奥蒂斯·埃尔默·梦露。格蕾蒂斯的童年是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小镇度过的。格蕾蒂斯跟随父母不停地搬家，每到一个地方，父母便随便找些零工度日，哪个小镇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父母就会举家迁移到哪个小镇。

格蕾蒂斯的童年算不上快乐，除了贫穷和颠沛流离，还有另一个令她讳

莫如深的原因——她的家族有精神病遗传史。1908年，格蕾蒂斯的父亲因精神病发作而被送进疯人院，几个月后死于麻痹性疾病。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格蕾蒂斯的母亲就与人同居了。为了摆脱这种支离破碎又毫无快乐可言的生活，格蕾蒂斯刚成年就利用一桩婚姻离开了这个家庭。

1917年，15岁的格蕾蒂斯与26岁的肯塔基州商人约翰·牛顿·贝克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他们的一儿一女降生了。大女儿出生时，格蕾蒂斯仅有17岁。17岁的少女，并不懂得如何操持一个家庭，不懂得如何承担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责任。

她才17岁，根本不愿被家庭琐事束缚，她更憧憬自由的生活。她喜欢和朋友喝酒、跳舞，这些比起孩子们的尿布，更能吸引她。家庭琐事不是她的追求，为了逃避，她又搬回母亲家住，渐渐疏远了自己的孩子。也许在她的世界里，孩子们不过是借由她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独立个体，其他的，与她这个母亲毫不相关。

1923年，年纪轻轻的格蕾蒂斯如愿以偿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法院批准离婚后，她把一双儿女留给了前夫，很快就将他们抛在了脑后，尽情地挥霍着自己的人生。

很快，天性烂漫的格蕾蒂斯就与她在教堂认识的马丁·爱德华·莫滕森坠入爱河。1924年，她又结婚了。然而，婚后不久，格蕾蒂斯再一次厌倦了这种平淡的家庭生活。格蕾蒂斯追求的永远是自由、快乐、无拘无束、毫无后顾之忧的冒险和享受。

婚后不到4个月，格蕾蒂斯就和莫滕森分居了。1925年5月，莫滕森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直到1928年8月，莫滕森的离婚申请才得到法院的批准。

1925年，已经和莫滕森分居的格蕾蒂斯发现自己又怀孕了。1926年6月1日，格蕾蒂斯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总医院诞下一名女婴。

尽管这名女婴是在格蕾蒂斯和莫滕森的有效婚姻期间诞生的，但谁也不

敢肯定莫滕森就是这个女婴的父亲。因为格蕾蒂斯身边总是有不同的男人，年轻大胆又时尚的她，不停变换着约会对象，以至于人们讽刺道：格蕾蒂斯的床上从来不曾缺少男人。

格蕾蒂斯不说，人们也猜不出，这个女婴的生父到底是谁。或许，格蕾蒂斯也难以搞清楚谁才是那个幸运的男人。

女婴有一头柔软的棕红色头发，蓝色的大眼睛波光翦翦，粉嫩的皮肤吹弹可破。这样一个仿若天使下凡的姑娘，人见人爱。格蕾蒂斯抱着女儿，心中却一阵凄惶。

没有亲人前来探望，没有好友前来祝福，医护人员很快便明白了，这个女婴的出生是不被祝福的——她是一个私生女！

格蕾蒂斯给女婴起名诺玛·简。这个名字源于诺玛·泰尔玛和简·哈雷。简·哈雷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大明星，格蕾蒂斯非常喜欢她，希望女儿也可以像她一样。这个身世成谜的女婴，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踏上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因为她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玛丽莲·梦露。

诺玛·简的童年几乎没有办法被如实还原。因为她从出生后就辗转于各个地方，寄宿于不同的家庭和福利机构，每个知情人仅仅知道诺玛童年的一个片段，而这无数块碎片却拼不起一个完整的童年。除此之外，梦露在日后的采访和自述中，还喜欢夸大或者扭曲一些事实，尤其是一些悲伤的桥段。不过人们没有责怪她的编造，人们更愿意相信，梦露是一个伟大的梦幻家，钟情于舞台，醉心于演艺事业，她的一生都是一个谜团，她用一生演绎着一幕人间悲喜剧，直至谢世，方才剧终。

世人对于梦露有意无意地编造给予理解的另一个理由是——梦露也许继承了母亲家族留给她的精神病基因，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但不管由于何种原因，梦露都不愿意直视她的童年。这个家族的精神病遗传史，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显得那样的恐怖，而这个年幼的女童，在世人的白眼和冷笑中，

也早已学会了用真真假假的言辞武装自己，挡住那些嘲讽的冷言恶语。

很长一段时间，小诺玛的身份都是诺玛·简·莫滕森。她试着不去怀疑自己的出身，尽管她从出生起就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即使是这样，同学们也还是讥笑她为“私生女”。小时候的诺玛，也曾天真，缠着妈妈要爸爸。但是格蕾蒂斯早就厌烦了女儿的反复询问和纠缠。有一天，格蕾蒂斯带着诺玛来到一个男人的照片面前，让诺玛踩着凳子，以便她可以有足够的高度和照片上的男人平视。

诺玛欣喜若狂，看着照片里男人的眼睛，觉得有种微妙的感觉在内心发酵，她不敢开口，但是又觉得有种不言而喻的东西正在心底破土发芽，那是一种自然而神奇的冲动。

她觉得，这就是血缘间天生的吸引吧，这种感应，是骗不了人的。

“好好看看，你的父亲就长这个样子。”格蕾蒂斯说道。

没有人知道，格蕾蒂斯到底是认真严肃地在交代，还是仅仅为了敷衍孩子没完没了的追问而编造着谎言，抑或仅仅是神志不清时和女儿开了一个玩笑。

诺玛激动不已。她记住了那个男人的面孔。照片中的男人留着细长的一字小胡子，戴着帽子，漫不经心地笑对镜头，潇洒中又夹着一丝玩世不恭。那眉眼间的神韵颇像克拉克·盖博，以至于后来梦露一直将盖博的照片贴在自己本子的扉页上。对于从未见过生父的女孩来说，梦露对父亲的形象深信不疑。但当她试图向母亲更多地了解自己父亲的时候，格蕾蒂斯则拒绝透露更多。

1961年时，梦露在拍摄《不合时宜的人》的时候终于得以与盖博同台。梦露在见到盖博时，尽管做了掩饰，但是那眼神仍旧是热切并且闪烁着渴望的。她从盖博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幻想着的父亲的形象。尽管这么多年，那个虚无的身影一直存在于脑海深处，但是当有朝一日那个幻影可以投射到现实中时，梦露的欣喜还是溢于言表。

相比于虚幻存在的父亲，诺玛的母亲却是个真实的存在。然而，这个真实存在的母亲也并未给诺玛带来多么难以忘怀的温暖。

格蕾蒂斯的祖父蒂福德·霍冈患有精神病，82岁时上吊自尽，父亲也死于麻痹性疾病，她的母亲在51岁时死于由“狂郁型精神病”引发的心脏病。格蕾蒂斯一直担心自己会继承家族的精神病基因，将来也会在疯人院里郁郁而终。

1933年，小诺玛患上了百日咳，为了照顾女儿，格蕾蒂斯带着诺玛搬到了好莱坞附近，借了5000美元买下了一间带有家具的寓所，将寓所的一部分租给来自英国的乔治·阿特金森夫妇和他们的女儿。

也正是这一年，格蕾蒂斯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她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低沉和悲哀中，她被诊断患上了精神病。由于精神病发作，考虑到其家族性精神病遗传史，家庭医生给了格蕾蒂斯一些抑制兴奋的药物，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7月的一天夜晚，蝉声鸣鸣，房客阿特金森发现蜷缩在沙发上的格蕾蒂斯在瑟瑟发抖。

这一晚，格蕾蒂斯彻底发作了，她控制不住情绪，大哭大笑，情绪错乱，身体颤抖得宛如秋风中的落叶，凄凉又憔悴。

诺玛躲在角落里，担心又害怕地看着母亲，不知所措。

救护车带走了格蕾蒂斯，她和她母亲一样，将在疯人院里度过余生。

若干年后，每当回忆起这一段噩梦，梦露都会说：“那一晚她那恐怖的叫声，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边。她们强行带走了她，把她带离了那个她努力为我营造出来的家。”

如果说在1933年前，诺玛的生活颠沛流离，那么，自从她母亲被送入疯人院后，诺玛便真正成了寄人篱下的小孤女。



小时候的诺玛·简

寄人篱下的坎坷时光

如果用四个字准确地形容诺玛的年少时光，那就是——行李少年。

她像是一个包裹，被寄养于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的养父母手中周转。又像一个行李，跟随主人，说走就走，无权自己做决定。

在其他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时候，诺玛就早已饱尝了世间辛酸，懂得了人情冷暖。她从来就不是个任性的孩子，她必须学会察言观色，讨好抚育她的监护人，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尽量不惹麻烦。

寄人篱下使诺玛形成了敏感多愁的性格，也让她比同龄人多了几分不合时宜的早熟。

在诺玛出生两周后，格雷蒂斯就将她送到了伯兰德之家。伯兰德夫妇专门收养孤儿以及代人看养孩子，尽管诺玛并不是一个孤儿，但是格雷蒂斯不认为自己能够给予诺玛良好的教育及成长环境，她将来到这个世界上仅两周

的诺玛就这样交给了伯兰德夫妇。

伯兰德夫妇是虔诚的教徒，极其自律且有着规律的生活，不嗜烟酒，清心寡欲，对宗教极其虔诚。诺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人生的前七年。她跟随伯兰德夫妇每日祈祷，朗诵诗经，从没接触过外面的花花世界。

从懂事起，诺玛就本能地想寻找自己的父母。但是伯兰德夫妇面无表情地告诉她，他们不是她的父母，那个每隔一段时间来看她的红头发年轻女人才是她的妈妈。

“妈妈。”在一次伯兰德夫人给诺玛洗澡的时候，诺玛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伯兰德夫人严肃地再一次纠正诺玛的错误。诺玛痛苦又迷茫，在人生的最初阶段，在一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诺玛的父母都是缺席的，她怀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也感受不到生命的重要性。

正是年少时期的关爱缺失，导致了诺玛一生的责任感缺失。她一向是追求爱、并勇于付出爱的，但却不会珍惜和经营爱，并且对于生命举重若轻，动辄产生自杀的想法。

因为，从小她就感觉不到自己在母亲心中的位置。

玛丽莲·梦露后来回忆说道：“我怀疑我是母亲的一个累赘，母亲急于把我甩掉，以至于让我觉得我是母亲的一个耻辱。”

从小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得诺玛年少早熟，学会了察言观色，讨人欢心。她渐渐明白，如何去做，才能够获得赞赏，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关注。对于她想获得的东西，她一定会不遗余力、靠着隐忍和坚强去获得。

因为，没有人会帮助她，也没有人可以依靠。

常年在寄宿家庭间辗转，小诺玛没有得到充分的照顾，1933年，诺玛生病，格蕾蒂斯或许此时也动了为人母的一点恻隐之心，将诺玛接回了身边。

格蕾蒂斯是一个像彩虹一样缤纷的女子，享乐人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她在生诺玛前，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在电影制片厂做

影片剪辑。当时，那是一个非常新兴时髦的工作，又可以每天接触电影，格蕾蒂斯因此非常满足。

诺玛刚回到格蕾蒂斯身边时，小心翼翼，又不知所措。母亲所过的生活和养父母的生活截然不同。

当时格蕾蒂斯的房客，英国夫妇阿特金森夫妇的女儿，是好莱坞著名影星玛德琳·卡罗尔的替身演员。诺玛每天看到妈妈和房客一家白日里非常辛苦勤奋地工作，所有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而当夜幕降临时，大家又用不尽的娱乐和聚会填满下班后的空余时间。

下班后，格蕾蒂斯常常流连于舞会和酒吧，继续游戏人间。此时诺玛就跟着阿特金森夫妇，她成为了电影院的常客，看着大屏幕上那些搔首弄姿的美人们尽其所能将人生悲欢演绎得淋漓尽致。

诺玛感到更大的恐惧和不安，这一切和在伯兰德夫妇家经历的太不同了！

诺玛处在矛盾和困惑的边缘。刚回到格蕾蒂斯身边的一段日子，诺玛总是不断地祈祷，替这些大人们向上帝祷告，祈求他们不要归入迷途，祈求他们不要因为生前的纵情作乐而在死后被打入地狱。

格雷·麦基是格蕾蒂斯最亲近的朋友，也是同事，用现在的话说可以称之为闺蜜。两人都有着共同的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同为双十年华的女人，对大千世界有着无尽的好奇与憧憬。两人同为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工人，在格蕾蒂斯为了生产诺玛而住院的前后，格雷也尽其所能帮助她。

作为诺玛最亲近的阿姨，格雷对诺玛的童年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格雷和格蕾蒂斯经常带诺玛出入电影院。小小的诺玛经常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对着偌大的屏幕，半知半解地看着一幕幕电影场景。

她的世界变得精彩而复杂起来。诺玛看着影院里来来往往的人，看着衣香鬓影的贵妇小姐们，踩着高跟鞋，将小腿勾勒出迷人的弧度，依偎在绅士们的肩膀上，在华灯初上的街头，互相低声呢喃着走进电影院，又在一片欢

声笑语或唏嘘感叹中，一边议论着剧情一边再次走进夜幕中。

诺玛在每个影厅门口徘徊，看着水泥地面上那些明星们踩出的脚印，小心翼翼地将小脚放进去，幻想着有一天自己的脚印也会和这些当红明星的脚印一样，永恒地固定在通往影院的水泥地板上。

那是诺玛·简对于电影最早的印象，当年这些片段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种子，只等待一个机会去破土、萌芽。

正当诺玛开始新的生活，每日和母亲在一起温馨度日之时，厄运再次降临，将诺玛好不容易获得的平和被打破。1933年，格蕾蒂斯疯狂的嚎叫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慌乱中，急救车的蜂鸣，杂乱的脚步，母亲的呐喊，所有的杂乱声音交织在一起，冲破诺玛的耳膜，直击她的心底。跌坐在角落里的她，看着得来不易的安稳生活，随着母亲被送进疯人院，就这样再一次飞走。

格雷斯将诺玛·简带回了家，成为了她的新监护人。

格雷斯没有生育，不知道怎样带孩子。但是她给诺玛上了一堂作为女人的基本课。她给诺玛穿鲜艳的花裙子，对她极尽宠爱，教她使用胭脂，教给她基本的化妆技术。格雷斯教会了诺玛如何做一个漂亮得体的女孩，她是诺玛最早的化妆及穿衣搭配的启蒙老师。

格雷斯带着诺玛坐在大屏幕前，指着简·哈雷对诺玛·简说：“亲爱的，你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美丽出色的大明星！”

诺玛·简在格雷斯的身边，被打扮成一个小蝴蝶，美丽耀眼，明亮的双眸中闪烁着天生的灵性。

然而，这样明媚的梦，很快就再次破碎了。

格雷斯很快就结婚了，她的新婚丈夫非常反感她抚养别人的小孩，总是想法设法找借口将诺玛赶出去。格雷斯虽然很喜欢诺玛，但是对丈夫的依赖和讨好却更胜一筹。最终，格雷斯又将诺玛转手出去了。